

拐公劉天一

周谷

身具四川紳糧格局

一九六八年民國五十七年二月廿一日臺北報載：我國駐泰大使館一等秘書兼廊開辦事處主任劉天一，因癌症不治，於二月十三日晚逝世於天華醫院，享年五十四歲。

劉天一，四川人，在外交界服務二十五年，那時奉派到泰國已經四年。民國五十五年十月，奉命前往泰國東北邊境重鎮廊開擔任辦事處主任，辦理寮國境內僑胞申請護照赴臺簽證事宜，並就若干事項，與寮政府有所商洽，經常來往於永珍、廊開之間。

泰寮兩地華僑友好對劉天一之逝世咸表惋惜。劉夫人許光徵女士，為四川同鄉，在國內時曾服務於中國廣播公司。

聯合報航空版早於二月十五日登了一段中央社曼谷十四日專電：「中華民國大使館一等秘書劉天一，因癌症於昨晚病逝，享年五十四歲。」

「彭孟緝大使聞噩耗立即前往醫院，並命董宗山公使負責治喪事宜。」

「今晨的緊急會議決定，劉天一的遺體將在

今天下午四時入殮，明天下午火葬。

「宗教儀式預定於二月廿四日在曼谷黃橋教堂舉行。」

「劉天一遺有妻及兩兒兩女，長子劉開符在臺北中國郵報工作，長女就讀於臺灣大學。」

我當時讀了電訊報導之後，真是一字一句都使我驚異。原來老友拐公劉天一鄉長已於五十七年二月十三日在泰國跨鶴仙去。人生如戲，拐公的拿手好戲還未上場，大三元麻將還未和，便英年西歸。天地不仁，何必一定要以萬物為芻狗呢！我深為拐公惋惜。

拐公是我老大哥。我與他訂交較晚，約在民國五十年，他以專員身份重回外交部服務的時候，那時我也在外交部內走動，幾乎每天都要見面幾次，不是在走廊，便是在辦公室內。有時冤家路窄，竟也有巧逢於方便之時，一聲「拐公」，彼此都笑了。「拐公」的尊號，並非我為他「皇袍加身」的，大概是出自那位高明之口。不知道是什麼原因，他走路微微有點顛蹶，所以拐公之名不脛而走。我也未曾問過他，何以走路會如此「扭扭捏捏」；他也不曾向我提及他「風度翩翩

」的道理。

拐公是益州成都人士。體形略胖，是四川大紳糧的標準格局。戴起一副墨金眼鏡，乍看起來，就像是我們四川家鄉的劉大爺。他的家世我不大清楚，據他說他的老太爺在川很有點地位，與四川當年的鄧、田、劉不是同寅便有世誼。我知道他一生的一鱗半爪，都是我與他在臺北閒話家常時，他順便漏了一點出來的。

土音土腔令人神往

他於民國三十二、三年在重慶外交部情報司服務。臺灣已故聞人黃朝琴以及曾任駐厄瓜多大使顧毓瑞，那時都在情報司舞文弄墨。他與黃朝琴特別要好，有時也涮些縷子，因此友誼不錯。後來拐公感於重慶生活不易，常常跑警報，有點吃不消，因此便呈請外交部外調。拐公竟如願以償回到成都外交部川康外交特派員公署當科長，生活比在重慶時安逸多了。既然此身在蓉，便樂不思蜀了。

他在成都服務的一段日子，主官在川康境內外國人出境事項。有些洋人結交些四川達官顯要

，就硬不喜歡遵守居留地政府有關管理外國人的規定。拐公那時年少氣盛，他把那些不守規定的洋人整得很慘，如雲從龍、文幼章他們。拐公對我說：「棧臺，這些鬼兒子不守規矩，老子整得他們好慘。」我說：「你郎格整的。」「他們不照規定辦，老子就不要他們走，連飛機也爬不上去；以後這些鬼兒子就乖多了。」

拐公滿口土腔土語，我聽來真是過癮，所以我與他交往較多。我在四川讀初級中學起，同學王子受等人與我相約不說土語，要一本正經做個好娃兒。如被發覺有人在說「馬的個屁」、「格子老子」、「鬼兒子」、「忘八蛋」等口頭禪，便當場罰花生米一包。因為罰過好幾次，學生又窮，半天摸不出一文錢來，真是整慘囉。從那時起直到現在幾十年間，我連「鬼兒子」這句極普通的川話都少說過，很多四川土語早就忘得一乾二淨了。

拐公的貨真價實的土音、土腔，怎不令我神往呢！

任副領事再做僑官

抗戰勝利，黃朝琴奉令出任外交部臺灣特派員。黃朝琴要他的老相好拐公劉天一去臺灣特派員公署當科長，拐公眼見抗戰勝利，局面又大，到處都有大發展，說什麼也不肯去臺灣。黃也不好過份勉強，只好以後再結善緣了。拐公不久也奉派到印尼我國駐棉蘭領事館擔任副領事。後來印尼與我國關係惡化，不久我國駐印尼各地領事館却一起關閉了，拐公便一躍而為僑民，以僑民

身份在當地辦華文報紙多年，其間曾被蘇卡諾政府下過虎牢。最後才回臺北定居，回國後他獨自到臺灣第一商業銀行想拜見他的老朋友黃董事長朝琴。「那鬼兒子門房不傳，我告訴門房有個劉天一想看他。」門房見劉天一身着香港衫派頭，人落魄的樣子總不大好看，那門房端詳他一番，也搞不清楚他與黃朝琴究有什麼關係，只好去傳。黃朝琴親自來迎接他的老友，連說：「請你來時，你不來；現在來得太遲了。」不久拐公便到僑務委員會當起僑官了。

遣送海外軍閥回川

拐公於國運昌隆時在印尼為國宣勞，當然很神氣。因為印尼華僑衆多，受到外人的迫害也很大。華僑見到故國衣冠，真是像迎王師一樣。他告訴我他在職時還辦了一件稀奇古怪的案件。

第二次大戰時，日軍曾將我國部份被俘官兵囚居於印尼之日本佔領區內，這批被俘官兵大部份是四川人。日本投降後，「這批鬼兒子竟在印尼組織政府、訓練軍隊，還搞徵兵納糧的事，印尼竟有『四川軍閥』了，你說奇怪不奇怪。」那時聯合國要解決印尼問題，第一件事情當然是把俘虜及俘虜的俘虜完全遣送走。「遣送俘虜還容易，遣送這批打爛仗的俘虜的俘虜就難了。」他們手上有生財之道的好傢伙，又不聽別人的命令。要是在印尼兵兵打將起來，對四強之一的中國總說不過去。

好在劉拐公是不折不扣的四川人，這批海外「軍閥」又多是川娃兒，於是劉拐公、劉副領事

、劉秀才、劉大哥便奉令與這批海外四川二尺五辦交涉拿言語，要把他們乖乖地送回國。拐公後來對我說，他把這件事情辦得很成功，不辱使命。「棧臺，我一個人單槍匹馬走到他們營區去，上下弟兄伙把言語一拿，鬼兒子就把槍都放下來囉。」拐公說得真是輕巧。後來這批四川俘虜真的就被送回國了。要是沒有我們劉大爺、劉大哥的拿言語，後來的印尼蘇卡諾政府日子不會有那麼好過。

飯中吐出妙語如珠

拐公喜歡打麻將。據他的麻將朋友說，如果他要的那張牌久摸不到，而一下竟被他摸到手了，他會拿起那張牌在牌桌上用力一頓，作古正經的連說：「你鬼兒子到那裏去了。」引得其他三位牌友一陣呵呵大笑。拐公常帶我去臺北天橋吃「叫花子飯」，他吃飯時妙語如珠，他的事跡就是從飯中吐出來的。

我在老家拜師學過尋龍覓穴，也做過走方郎中，遵古法泡製過虎骨酒；到臺灣後，也隨時「送看左手」，走的全是旁門左道。於是友好中有叫我「周谷子」的，有叫「谷子兄」的，甚至「鬼谷子」、「拐谷子」也叫得起來了。拐公那時在外交部歐洲司辦事，這個司是藏龍臥虎的地方。總領事回部辦事田老方城也在那裏修行。一天田老向拐公談起他腰部痛的事情，醫生要準備田老脊骨開刀。田老方在猶豫，他向田老建議：「找他鬼兒子試試嘛。」拐公口中這個「鬼兒子」，就是指的不佞在下。我把我監製的虎骨酒分

一小瓶與田老試試，田老試後數日竟霍然而愈，不覺大喜。田老再去離醫生說用不着開刀了。後來田老在臺北天長樓請拐公與我夫婦吃飯表示感謝「公瑾」即中之意。民國五十六年十一月間，田老自駐巴拉圭大使館參事任內請調回國，他夫婦倆過華府時，我們友好歡宴他們，田老特別再舉杯感謝當年「追風」之恩；我連說：「不敢當，不敢當。」在座諸君子這才恍然大悟他們中還有一位四川密醫在賣膏藥。

函泰求救購買虎骨

我於民國五十二年初離開臺北後，把餘下的虎骨酒盡數贈給拐公，他高興極了，連說：「棧臺硬是要得。」不久拐公奉命出任駐泰國大使館一等秘書新職。他到泰國後，彼此都心照不宣「天」各「一」方，未嘗函候，未嘗互道平安。大家心裏有數，用不着浪費筆墨了。

我來美後覺得虎骨酒也有用場，但手中缺貨，便於民國五十四年十一月十日寫信給拐公求救。拐公覆信勉勵一番，說是「逢甘雨」，真是一言過其實。我去函給拐公說：

「一老鄉長：久未接奉詔書，恭聆雅教，繫念甚深，不啻望王師也。歲在民國五十二年之秋，吾公陞升科長。施放曼谷一秘，游牧南洋，「天下」從此定於「一」矣。去歲仲夏，川北蒲教授返美，娓娓尊情，語及不佞。劉皇叔又豈忘故舊哉。弟來此花旗國數載，現仍學習語文，俾便日後能為皇叔掌文案，舞刀筆。按下不表，且說一老向記昔年虎骨酒味否，某憑此酒活人無算，

多道老弟深通旁門左道。謹上書請公開恩，代某選購上好虎骨一大塊（如另外再買虎骨膏亦佳），火速寄下，除帳免言，款當照付。最近友人車禍，賴此旁門活其節骨，得譽華陀再世，請公栽培。二老近情如何？能賜告「一」二否。」

惠書如盛夏逢甘雨

不久，即接「天一偕內子拜啓」的同年十二月二日覆信，使我如坐春風。幾聲棧臺把我「鬼兒子」弄得神魂顛倒。其函云：

「谷子棧臺：久未箋候，接讀十一月十日惠書，如盛夏時逢甘雨，不勝涼爽，尤其妙語連珠，說來適如與老棧當面對話，親切有趣，可喜之至。」

「此地虎骨買不着。愚接來示後即函託清邁友人代買虎骨膠，昨接覆信，謂該地目前亦缺貨，俟購到後即交來曼谷等語，特專函奉達，一俟

此物購妥，愚當從速寄奉備用不誤，尚乞勿念為盼。至價款若干，斯乃小事，即算愚奉贈可也。大數目未敢造次，若區區小數，諒可勉為肩負也，尚希勿以自外見拒。

「來泰年來公私生活可謂已漸臻安定，惟用度相當高，夢想積蓄殊不可能，學費及房租均貴，頗不易擔負，加上私人應酬更吃不消也。所幸全家四口身體均極健康，兩小孩讀外國書尚能得上，略可引為安慰也。」

我僅有一點點的「抱負」，想為拐公掌文案，舞刀筆，不幸拐公靜悄悄的走了，我這個抱負祇好隨風飄去了，買虎骨更無可託之人，真是後繼無援。

拐公生前與我只有這一點緣，這已使我享受不盡了。他不辭而別，我也未嘗以香花杯酒致祭，亦未弔唁其家屬，真是罪過；但我一顆對他懷念的心與弔唁是沒有兩樣的。

中外文庫 同光風雲錄 邵鏡人教授著 定價壹佰捌拾元

本書記述清代同光兩朝人物，始自曾國藩，殿以袁世凱，評述胡林翼、左宗棠、駱秉章、沈葆楨、李鴻章、鮑超、曾國荃、郭嵩燾、劉銘傳、岑毓英、聶士成、劉坤一、劉永福、馮子材、唐景崧、端方、張之洞、翁同龢、黃遵憲、譚嗣同、唐才常、秋瑾、丘逢甲等七十五人功過成敗軼聞趣事，內容精彩，篇篇可讀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